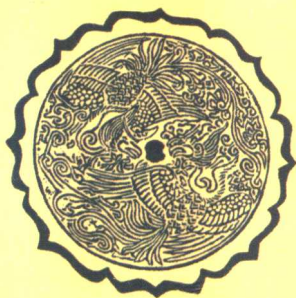




漢語史研究叢書

《詩經》語文論集

向熹◎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漢語史研究叢書

《詩經》語文論集

向熹◎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經》語文論集/向熹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7
(漢語史研究叢書/項楚主編)
ISBN 7-5409-2624-4

I. 詩... II. 向... III. 詩經—文學研究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47229 號

策劃制作:四川新華出版公司

總發行人:王慶

總策劃人:陳大利

總監制人:文龍

責任編輯:陳華

封面設計:文小牛

《詩經》語文論集

向熹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鹽道街3號 郵編 61001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87445573

開本 850×1168mm 1/32 印張 14 字數 32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5409-2624-4/1·412

定價:34.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漢語史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張永言 趙振鐸 向 熹

主 編：項 楚

編 委：董志翹 宋永吉 經本植

張一舟 伍宗文 陳大利

常務編委：宋永培 伍宗文

秘 書：楊文全



漢語史研究叢書

◎《詩經》語文論集 向熹◇著

◎敦煌變文詞彙研究 陳秀蘭◇著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董秀芳◇著

◎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 周及徐◇著

107

目 錄

一、前面的話	(1)
二、《詩經》語言的性質	(3)
三、《詩經》裏的複音詞	(36)
四、《詩經》歧義的分析	(68)
五、《詩經》與漢語詞彙	(105)
六、《詩經》裏的異文	(132)
七、《詩經》裏的通假字	(162)
八、《詩經》的通韻和合韻	(187)
九、《詩經》注音雜說	(219)
十、《毛詩傳》說	(247)
十一、毛亨（附毛萇）	(297)
十二、《說文》的引《詩》	(306)
十三、鄭玄	(323)
十四、讀朱熹《詩集傳》	(333)
十五、宋人筆記與《詩經》研究	(389)
十六、段玉裁與《詩經》訓詁	(421)
十七、做出新成果迎接新世紀	(439)

一、前面的話

《詩經》這部書，早在漢代就有齊、魯、韓、毛四家傳注。東漢鄭玄《詩譜》是第一部研究《詩經》世系的專著，三國吳陸璣撰《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第一部研究《詩經》名物的專著。降及唐宋，《詩經》研究的範圍擴大了。鄭樵《通志總序》說：“《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宋代鄭庠《詩古音辨》、吳棫《毛詩叶韻補音》是研究《詩經》音韻的專書，王應麟《詩地理考》是研究《詩經》地名的專書。現代更進一步，《詩經》文字、音韻、詞彙、語法、修辭、簡牘、歷史、文學、民俗、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學者進行專門研究，出版專著，形成《詩經》研究的不同分支。20世紀80年代以後尤其從1993年中國詩經學會成立到現在，《詩經》研究更欣欣向榮。中國海峽兩岸出版的《詩經》研究專著幾近百種，發表研究《詩經》的論文達千餘篇。海外如日本、韓國《詩經》研究也很興盛，除有大量研究專著問世外，還都成立《詩經》學會，出版《詩經研

究》的專門刊物，在高校開設研究《詩經》的課程。《詩經》學已成為一門顯學。隨着時代文化的發展，相信今後還會出現更多的《詩經》研究新成果。

20 世紀 60 年代，我在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漢語史，同時開始研究《詩經》語言。“文革”以後還為漢語史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了研究《詩經》語言的課程，先後出版了《詩經詞典》（1986 年，修訂本 1997 年）、《詩經語言研究》（1987 年）、《詩經古今音手冊》（1988 年）、《詩經注譯》（1995 年）幾部書。這部《詩經語文論集》所討論的同樣是《詩經》語言方面的一些問題。其中有的曾在刊物上發表過，這次重新進行了整理修改。我對《詩經》的一些研究心得，基本上都匯集在這部書裏了。

《詩經》之所以難讀，主要在於 305 篇的主題不容易確定。《詩序》認為都是美刺王政，朱熹則主張依《詩》說《詩》。後代學者見仁見智，不同看法更多。加以《詩經》多用比興，往往意在言外；《詩》以四言為主，句中詞語多有省略；古今事物變化，名稱很不統一。這些都增加了《詩經》語言研究的難度。在《詩經詞典》裏，我採取首出己見、擇要兼收的方法來處理《詩經》詞語的歧義。海內外反映大都認為這樣做便於讀者擇善而從，比較切合實際，應當堅持。至於本書所討論的內容，祇是我個人的一得之見。以我的淺學陋質，不當之處肯定難免。如能得到方家的批評指正，那就十分幸運了。

二、《詩經》語言的性質

《詩經》是大家所熟悉的。它的語言屬什麼性質，是雅言還是方言？清以前無人討論過，現代學術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詩經》的語言是雅言，不是方言。王力先生說：“我曾經把《詩經》的十五國風分別研究過，沒有發現方言的痕迹。我曾經把《楚辭》和《詩經》對比，想找出華北方言和荆楚方言的異同。我雖然發現了《楚辭》用韻的一些特點，但也難斷定那是方言的特點和時代的特點。”^① 有的學者認為《詩經》的語言是方言的混合。方孝岳先生說：“《詩經》是上古時代古今南北的總匯。我們應該從《切韻》的綜合古今南北的規模來瞭解《詩經》。”^② 《詩經》地域廣闊，包括從陝西到山東整個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南到江漢流域。《秦風》、《豳風》，大小《雅》、《周頌》在潼關以西，今陝西省境內，是西土之詩。其餘在潼關以

① 王力《漢語語音史》11頁。

② 方孝岳《關於先秦韻部的合韻問題》載《中山大學學報》1956年4期。

東，是東土之詩。《魏風》、《唐風》在今山西省境內。《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陳》、《檜》及《商頌》在今河南省境內。其中二《南》南及江漢地區。《邶》、《鄘》、《衛》在河南北部，《陳風》在河南東南部，《商頌》在河南東部。《齊》、《曹》、《魯頌》在今山東省境內。詩的來源也各不一致，時間前後相差幾百年。那麼《詩經》語言的性質究竟如何呢？下面我們分四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

先看《詩經》的用韻。

《詩經》絕大多數是有韻的。305篇1115章，約1695個韻段，1797個入韻字。古音學者主要根據《詩經》用韻歸納出上古韻部，其性質與《切韻》的206韻是不同的。古韻分部，諸家各異。王力先生分《詩經》韻爲29部，加上侵冬分立，就是30部，即之、職、蒸、幽、覺、冬、宵、藥、侯、屋、東、魚、鐸、陽、支、錫、耕、歌、月、寒、脂、質、真、微、物、文、緝、侵、葉、談。《詩經》用韻89%與30部相同，11%超出30部的範圍，屬異部合韻。如何看待合韻現象？有的學者以爲音近通押。段玉裁說：“合韻以十七部次第分爲六類求之，同類爲近，異類爲遠，非同類而次第相附者爲近，次第相隔者爲遠。”^①王力先生指出：“合韻是很自然的形式，講古韻的學者從來不排除

^①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

合韻。”^①陸志韋先生也說：“古人韻緩，音色相近的字就可以叶韻，不像六朝以後的嚴格。”^②有的學者認為是雙聲假借或一字多音。錢大昕說：“此（指合韻）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③錢氏又說：“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為韻，《韓詩》‘集’作‘就’，即是讀如‘咎’音。”^④有的學者則認為合韻是方言不同的反映。顧炎武說：“按真諄臻不與耕清青相通。然古人于耕清青中字往往讀入真諄者，當由方音不同，古猶今也。”^⑤戴震說：“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故有合韻。”^⑥今人王健庵先生認為《詩經》“西土與東土兩大韻系，劃然分明。……精確地說，東土韻系應分三十部，冬和侵應分，西土韻系應為二十五部，冬侵二部應合，脂微應合，真文、質物、幽宵諸部亦應分別合二為一。”^⑦我們認為合韻中音近通押和方言不同兩種情況都存在，不可一概而論，而三十部應當是統一的。

冬侵合韻。冬部獨用 14 次，侵部獨用 31 次，合韻 6 次（有黑點的是侵部字）。即《秦風·小戎》“中驂”韻，《豳風·七月》“冲陰”韻，《大雅·思齊》“宮臨”韻，《鳧鷖》“濞宗降飲崇”

① 王力《詩經韻讀》35 頁。

② 陸志韋《詩韻譜·序》。

③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④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毛詩多轉音》。

⑤ 顧炎武《易音》卷三。

⑥ 戴震《答段若膺論韻》，見《戴東原集》卷六。

⑦ 王健庵《〈詩經〉用韻的兩大韻系——上古方音初探》，見《中國語文》1992 年 2 期。

韵，《公劉》“飲宗”韵，《蕩》“諶終”韵，《雲漢》“甚蟲宮宗臨”韵，都是西土詩。東土詩中侵、冬用韵中，没有合韵的例子。可見侵冬合韵的確反映西土方言的特點。清代古音學家江永已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小戎》以‘中’韵‘驂’，《七月》以‘冲’韵‘陰’，《雲漢》以‘蟲宮宗躬’韵‘臨’，《蕩》以‘終’韵‘諶’，其詩皆西周及《秦》、《豳》，豈非關中有此音，《詩》偶假借用之乎？”^①但是先秦其他東土典籍中也有冬侵合韵的例子。如《易·屯·六三象辭》“禽窮”韵，《比·九五象辭》“中禽中”韵，《恒·初六·九二·象辭》“深中”韵。《管子·內業》“淫中”韵。“十翼”的作者舊傳爲孔子，有人認爲是戰國時代的學者，他們和《管子》的作者一樣，是東土之人，則冬侵合韵的現象也就不限于西土方言。

幽宵合韵。兩部獨用 158 次，合韵 11 次（有黑點的是宵部字）。它們是《王風·君子陽陽》“陶翻敖”韵，《齊風·載驅》“滔鑣敖”韵，《陳風·月出》“皎僚糾悄”韵，《豳風·七月》“要蛸”韵，《鴟鴞》“譙僚翹搖嘒”韵，《小雅·正月》“酒肴”韵，《桑扈》“觶柔敖求”韵，《大雅·民勞》“休逮嘒憂休”韵，《思齊》“廟保”韵，《抑》“酒紹”韵，《周頌·良耜》“糾趙蓼朽茂”韵。其中西土詩合韵 8 處，東土詩合韵 3 處。《禮記·樂記》鄭玄注：“秦人酋、搖聲相近。”所以西土詩合韵多一些。它們在兩部用韵總數中比例並不高。而《車攻》二章叶“好阜草猗”，三章叶“苗獵旄敖”，幽宵不混。《吉日》一章“戊禱好阜醜”六字幽部長韵，《生民》五章“道草茂苞匭秀好”七字幽部長韵，不雜

^① 江永《古韵標準·第一部總論》。

宵部字，等等。我們認為無論東土、西土詩，幽宵兩部都祇是音近通押，並未合成一部。

脂微合韻。微部是王力先生首先獨立出來的。脂微兩部共用韻 132 處，獨用 98 處，合韻 34 處，占總數的四分之一，比例是很大的。王力先生獨立微部的理由有三：清代學者段玉裁已將真、文兩部分立，章太炎從至部分出隊部，陰聲韻再分出微部，這樣脂質真、微物文六部配合就很整齊；兩部有四分之三是獨用的；有些長韻兩部不混，如《大東》一章叶“匕砥矢履視涕”、《板》五章叶“憺毗迷尸屎葵資師”，不雜微部一字，《雲漢》三章叶“推雷遺遺畏摧”不雜脂部一字，如果兩部沒有區別，這種現象就不好解釋。王力先生認為：“最合理的解答是：脂微兩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時代並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們的音值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韻比其他各部的情况為常見。”^① 王健庵認為《周南》、《召南》是西土之詩，統計結果是兩部合韻中西土詩占 30 次，東土詩祇有 4 次。於是認為脂微兩部西土應合，東土應分。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首先，二《南》應是東土之詩而不是西土之詩。朱熹說：“南，南方諸侯之國也。”^②《韓詩》以為“〔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③ 胡適認為二《南》就是楚風：“我們試看《周南》《召南》，就可以找着許多提到江水、漢水、汝水的地方。像‘江之廣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墳’這類的句子，想大家都是記得的。漢水、江水、汝水流域，不是後來所謂‘楚’的疆域嗎？所以我們可以說

① 王力《上古韻部系統研究》，見《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卷。

② 朱熹《詩集傳》。

③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二》引韓嬰叙《詩》文。

《周南》、《召南》大半是《詩經》裏面的《楚風》了。”（《談談詩經》）二《南》詩中提到江漢汝沱，都是東土水名。這樣脂微在東土詩裏就有9次合韻。其次，語言不是孤立的。討論《詩經》合韻有必要參考先秦其他典籍。我們可以看到，在東土典籍裏，脂微兩部合韻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易·履·六三》“視尾”韻，《未濟》“濟尾利”韻，《左傳·昭公十二年》“淮坻此師”韻，《老子》十四章“夷希微”韻，《禮記·孔子問居》“違遲悲”韻，《儒行》“稽稽推”韻，《管子·地員》“葦美”韻，《法禁》“威私”韻，《楚辭·離騷》“幃祗”韻等等（有黑點的是微部字）^①。我們同意王力先生的觀點，兩部分立。但脂部元音是 [ei]，微部是 [ai]，比較接近，所以合韻較多。

真文合韻。《詩經》裏真部用韻96處，文部用韻32處，兩部合韻三處：《小雅·正月》“鄰文殷”韻，《大雅·既醉》“壺年胤”韻，《周頌·烈文》“人訓刑”韻（“刑”是耕部字），都是西土詩，占西土詩入韻總數的百分之三。而先秦其他東土典籍裏真文合韻比較常見。如《禮記·孔子問居》“神先雲”韻，《管子·牧民》“臣分”韻，《形勢》“神門”、“問賓”韻，《法禁》“君民身”、“群君民”韻，《侈靡》“存天神”韻，《晏子·春秋·內問上》“賢民貧”、“身君”、“民賢順”、“近親君”、“人信順”韻，《楚辭·九歌·大司命》“門雲塵”韻，《天問》“分陳”韻等等（有黑點是文部字）。認為真文合韻祇是西土方言的特點，顯然不合先秦語音實際。

① 《周易》作者是齊魯人，《左傳》作者左丘明、《禮記》作者都是魯人。《管子》作者是齊人，《老子》、《離騷》的作者是楚人。

質物合韻。質部獨韻 35 處，物部獨韻 16 處，兩部合韻 10 處。其中東土詩合韻 4 處（有黑點的是質部字）。《邶風·谷風》“潰肆_質”韻，《衛風·芄蘭》“遂悸_質”韻，《王風·黍離》“穗醉_質”韻，《魏風·陟岵》“季寐棄_質”韻。西土詩合韻六處，《秦風·晨風》“棣_質槎醉_質”韻，《小雅·小弁》“芻_質潏屈寐_質”韻（“芻”是月部），《大雅·皇矣》三章“對季_質”韻，八章“蒹_質仡肆忽拂_質”韻，《桑柔》六章“優逮_質”韻（有黑點的是質部字）。先秦其他典籍也有質物合韻的。如《管子·牧民》“轡_質賁_質”韻，《七臣七主》“失_質出_質”韻，《禮記·月令》“至遂_質”韻。跟脂微兩部一樣，質物兩部的韻值也很接近。古音學家把質部擬爲 [et]，物部擬爲 [ət]，所以兩部合韻較多。認爲西土方言兩部當合，東部方言兩部分，理由並不充分。

我們認爲，《詩經》的用韻基本統一，《詩經》韻分三十部是符合實際的。各部都有一些合韻，情況各異。有的是雜有方言成分。如冬與侵、幽與宵，西土詩合韻較多，反映了關中方言的實際情況。有的是音近通押，脂與微、質與物、真與文屬這一類。音近通押的例子，歷代民歌中並不罕見。近代北方俗曲押韻有十三個韻部，叫做“十三轍”。而北方話並非祇有十三個元音。《詩經》文字傳寫之誤也可能造成合韻乃至於無韻。如《大雅·文王有聲》三章：“匪棘其欲，遘_質迫來孝。”通常認爲“欲、孝”是屋幽合韻。而《禮禮·禮器》引作“匪革其猶，聿_質迫來孝”，“猶、孝”分明是叶幽部本韻。《大雅·召旻》七章：“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兩句無韻。《周南·關雎·疏》引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命、臣”則叶真部本韻。還有一種情況是古人有意改字。《小雅·無將大車》一章：“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

憂，祇自疚兮。”“塵”與“疚”爲真支合韻。戴震《考證》：“此（疚）與塵爲韻者，乃瘡字省作痕，又轉寫訛耳。”其實這很可能是唐人避李世民諱，改“民”爲“氏”，故“瘡”變爲“瘡”，又省爲“疚”。“塵”與“瘡”則爲真部本韻。《商頌·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朱熹在《朱子語類》中指出：“吳氏（才老）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卷八十）江有誥《詩經韻讀》也指出：“漢人往往避諱改古書，如《詩》‘下民有莊’與‘遑’韻，‘莊’改爲‘嚴’，避明帝諱也。……；然則古韻間有不合，未始非漢人所改。”總的看來，無論西土、東土詩合韻都祇占全部韻例中的少數。認爲合韻都是方言造成是不够全面的；因有少數合韻而否定三十部的存在是不正確的；認爲《詩經》裏包含東西兩個不同的音系也缺乏充分根據。

（二）

一部作品的方言特點，詞彙上比較容易看出。《詩經》305篇來自不同地區，不會沒有各地的方言成分。可是能真正確定爲某地的方言詞並不太多。有的詞祇是在個別詩篇裏出現，如“藪”（《鄭風·大叔于田》）、“殲”（《秦風·黃鳥》）、“韭”（《邶風·七月》）、“庖”（《小雅·車攻》）、“簫”（《周頌·有瞽》）等，並不一定是方言詞。有的詞可能原是方言，由于《詩經》在上古影響大，傳播廣，時代久遠，人們已不容易看出它們的方言面貌。西漢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著《方言》，記錄了各地許多方

言詞，是研究上古方言的杰作。其他古籍傳注也有言及方言的地方。它們都是考證《詩經》方言成分的旁證材料。不過《方言》比《詩經》晚出五六百年，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漢語詞彙、詞義的變化也不少。對比《詩經》和《方言》所記的方言詞，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種情況：

1、有的詞，《詩經》出現與《方言》或其他傳注所記地域基本一致。這類詞 19 個，大體可以肯定是方言詞。如：

盾，盾牌。《秦風·小戎》：“龍盾之合。”《方言》卷九：“干，關西謂之盾。”大約最初是關西方言詞。《周禮》、《左傳》等書亦有此詞，可見先秦時期“盾”已逐漸成為通語。

艾，老。《魯頌·閟宮》：“俾爾耆而艾。”《方言》卷六：“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叟，或謂之艾。”大約最初是齊魯方言詞。

葑，蔓菁。《邶風·谷風》：“采葑采菲。”《禮記·坊記》引此詩鄭玄注：“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大約是中原地區方言詞。

蜉蝣，一種壽命很短的昆蟲。《曹風·蜉蝣》：“蜉蝣之羽。”陸璣《詩義疏》：“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孔穎達《正義》引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當是宋齊方言詞。

杭，以舟渡水。《衛風·河廣》：“一葦杭之。”字變為“航”。《方言》卷九：“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大約最初是關東方言詞。

佼（姣），美好。《陳風·月出》：“佼人僚兮。”《釋文》：“字又作姣，好也。”《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大約是關東河濟之間的方言詞。